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

白痴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白痴

陀思妥耶夫斯基

陈良廷译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(一)

白痴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刘复活 译

(二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十二

傍晚七点时；公爵正准备到公园去。忽然，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跑来找他；她走上凉台，开口道：

“第一，你不要以为我是来求你原谅的。没门！因为你全错了。”

公爵默不作声。

“你有错吗？”

“我有错，您也有错，一半对一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咱俩都没错，因为咱俩全不是故意的。前天，我曾以为自己错了，现在仔细一想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”

“原来你是这样呀！那好；你坐下，听我说，因为我不愿站着说话。”

两人坐下来。

“第二：对那些坏小子不能提一个字！我就坐一会儿，跟你谈十分钟；我来是找你调查一件事的（天知道你以为我来干什么的？），如果你胆敢有一个字提到那些无法无天的浑小子，我站起来就走，而且自此跟你断交。”

“好，”公爵回答。

“我问你：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以前，在复活节前后，你有没有托人给阿格拉娅带去一封信？”

“写过。”

“什么目的？信里说了些什么？把信给我看看！”



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两眼放光，心急得几乎要发抖。

“信不在我这儿，”公爵非常惊奇，也非常胆怯，“假如信还在，还没撒掉的话，应该在阿格拉娅·伊万诺芙娜手里。”

“别耍滑头！信上了写什么？”

“我没耍滑头，也不怕什么。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我给她写信……”

“住嘴！有话以后再说。信上写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脸红了？”

公爵想了一会儿。

“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。但是我看得出，您很不喜欢这封信。您得承认，本来我是可以不回答这样的问题的；可是为了向您表明我并不因为这封信而感到害怕，对于我所写的内容也并不感到遗憾，也决不会因这封信而脸红（公爵的脸又红了，差点比刚才红了一倍），我能给您把这封信的内容背出来，因为我似乎记熟了，背得出来。”

公爵说罢便把这封信按原样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。

“真是胡扯！你说，这种胡说能代表什么呢？”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非常注意地听完这封信后，不客气地问。

“我也搞不清；只知道我的感情是真诚的。当时，我充满了生活的喜悦和非常大的希望。”

“什么希望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，但，决不是您现在可能认为我会有的那种希望……嗯，一句话，那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生活的喜悦，我在想，也许我在那里并非一个陌生人，并不是一个老外。我突然非常喜欢祖国的一切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拿起笔就给她写了这封信；为什么偏偏写给她呢——我也不知道。有时，一个



人总希望身边有个朋友；大概我想要有个朋友吧……”公爵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补充了这句话。

“你爱上谁了吗？”

“不一不是的。我……我把她当妹妹一样写信给她的；署名也是用‘兄长’二字。”

“哼；故作姿态；我明白。”

“我不好回答您的这些问题，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。”

“我明白您难于启齿，但是你难不难与我不相干。听着，你对我说实话，好像面对上帝一样：你没有撒谎？”

“我没撒谎。”

“您没有爱上什么人，是真话吗？”

“应该完全是实话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‘应该’！是那个浑小子捎带去的吗？”

“我是让尼古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……”

“浑小子！浑小子！”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激动地截断他的话道，“我听都不想听什么尼古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！就是浑小子！”

“尼古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……”

“和你说，是浑小子！”

“不，不是浑小子，是尼古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，”公爵坚定地回答道，尽管说话的声音很低。

“唉呀，好吧，亲爱的，好吧！这事先为你记在帐上。”

她尽力压住心头的激动，休息了一下。

“什么叫‘可怜的骑士’？”

“我压根不知道；我是局外人；可能是开什么玩笑吧。”

“等我打听清楚了，再来收拾你！话又说回来，难道她会对



你有兴趣吗？她不是管你叫‘丑八怪’和‘白痴’吗。”

“您大可不必将这话告诉我，”公爵责怪地，轻声低语地说道。

“你也别生气。自幼这姑娘娇生惯养；而且自为以是，像个疯子，——她一爱上什么人，肯定会大声骂他，当面嘲笑他；我从前也跟她一样。不过，你也别太得意了；宝贝儿，她决不会嫁给你；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，永远办不到！我说这话，无非是让你马上采取措施。听着，你发誓，你没有跟那女人结婚。”

“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，您说什么呀，怎么能呢？”公爵惊得差点跳起来。

“你不是差一点跟她结婚吗？”

“是差点跟她结婚，”公爵小声说道，垂下了脑袋。

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爱上她了，是吧？现在，你是为了她才回来的？为了这娘们？”

公爵回答：“我并非回来结婚的。”

“你在世上还有神圣的东西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你起誓：你并非为了娶她才回来的。”

“要我怎么起誓都可以！”

“我相信你的话：亲亲我。我终于松了口气；可是你要明白：阿格拉娅并不爱你，要快点想办法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她就绝不能嫁给你！听见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公爵的脸红得甚至不敢抬头来看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。

“你要牢记。我曾经跟等待上天安排一样等待你回来（你不值得我这样待你！），我每天晚上眼泪汪汪，把枕头都哭湿



了，——不是为你哭，亲爱的，你放心，我另有心事，另有别的伤心事，没完没了，永远是同样的伤心事。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迫不及待地等你回来呢：因为我依然相信，上帝亲自派你来，是让你来做我的朋友和亲兄弟的。和我谈得来的，除了那个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以外，就没有旁人了，可是连这老太婆也远走高飞了，再说她年纪上了身，笨得如同头山羊。你知道前天她为什么在马车里大喊大叫吗？现在我只要你干脆地回答：知道还是不知道。”

“我用名誉担保，这事我没参加，什么也不知道！”

“得了，我相信你的话。现在我对于这事已另有看法，可是昨天上午我还一个劲地埋怨叶夫根尼·帕夫雷奇哩。前天一整天和昨天一上午。现在，当然我只能同意他们的看法是对的：太清楚了嘛，人家是拿他当傻瓜，取笑他，作弄他，反正居心不良，别有用意就是了（单凭这点就很可疑！这样做也不光彩嘛！）——可是，实话说吧，阿格拉娅是决不会嫁给他的！即使他是好人，这门亲事也成不了。我以前就犹豫不决，现在更是拿定了主意：‘你们先把我装进棺材，埋进土里，再谈女儿出嫁，’我今天就是这样对伊万·费奥多罗维奇铁口钢牙地说的。你瞧，我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了，看见啦？”

“我看见了，我清楚。”

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目光敏锐地盯着公爵；也许她很想知道有关叶夫根尼·帕夫雷奇的消息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。

“至于加夫里拉·伊沃尔金的事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

“可以说……知道得比较多。”

“你知道他跟阿格拉娅有交往吗？”

“完全不知道，”公爵很惊奇，几乎打了个哆嗦，“什么，您



说，加夫里拉·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跟阿格拉娅·伊万诺芙娜有交往？这不可能！”

“时间倒不长，就在不久之前。她妹妹给他开了一冬天的路，耗子打洞似的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”公爵沉思了一会儿，心里很激动，接着断然道，“如果真有这事，我肯定知道。”

“可能他还会亲自跑来，扑到你身上，痛哭流涕地向你披露心曲呢！唉，你呀，真是个大笨蛋，大笨蛋！大家全在骗你，把你当……当……你还信任他，不害臊吗？你难道没有发现他把你骗得这样吗？”

“他有时候骗我，我是明白的，”公爵不情愿地低声说道，“他也知道我了解这点……”他又加了一句，可是没说完。

“知道，还信任他！有你这么傻的吗！话又说回来，你这样做也在意料之中。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。主啊！什么时候有过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呢！呸！你知道吗，这甘卡，或是这瓦丽卡，竟然还把她跟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拉上了关系，知道吗？”

“把谁？！”公爵喊起来。

“把阿格拉娅。”

“我不信！不可能的！这样为什么呢？”

他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
“我也不相信，虽然人赃俱在。阿格拉娅这丫头常常一意孤行，充满幻想，一个疯子！这丫头脾气坏透了，坏透了，坏透了！我要重复一千遍，千肯定万肯定地说：脾气坏透了！我现在的这几位小姐全是这样，连那个没主意的亚历山德拉也是这样，但是这丫头更是坏得出奇。即使如此，我也不信！也可能是因为



我硬不肯相信的缘故，”她又似乎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。“你为什么不上我家来？”她蓦地转过身又对公爵说道。“干嘛一连三天都不来？”她又一次急躁地向他嚷嚷。

公爵刚要开口说他没上她们家去的原因，她又截断了他的话。

“大家都将您当傻瓜，骗您！昨天您进城；我敢打赌，您一定是去向那个混帐东西下跪，求他收下这一万卢布，是不是？”

“绝没此事，甚至我没想到要这样做。我甚至都没看到他，此外，他也不是混帐东西。我收到他的一封信。”

“把信给我看看。”

公爵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便函，递给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。信中写着：

“先生：在人们眼中，我当然没有任何权利拥有自己的自尊心。按照人们的看法，我实在太渺小了，渺小得不配有自己的自尊心。但是，这是在人们眼里，而不是在您的眼里。我坚信，先生，您也许比其他人要好。多克托连科的看法我不同意，正是在这点上我跟他的看法有分歧。我永远不会拿您一分钱，可是您帮助过我的母亲，因此我对您十分感谢，虽然这也是我软弱的一种表现。总之，我对您是另眼看待的，并认为有必要让您了解这一点。除此以外，我认为，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来往了。

安季普·布尔多夫斯基。”

“前欠款不够二百之数，日后定当奉还不另。——又及。”

“写得乱七八糟！”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把信扔还给她时说道，“不值一读。笑什么？”

“您得承认，读了这封信，您也感到愉快。”

“什么！读到这种浸透了虚荣心的胡说八道还愉快！难道你



没有看到，他们因为骄傲和虚荣心作祟，全都发疯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他到底认错了，跟多克托连科脱离了关系，他的虚荣心越强，他为虚荣心付出的代价就越高。噢，真是小孩子，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！”

“你是不是想让我打你一记耳光？岂有此理！”

“不，我毫无得罪您之意。说这话是因为您看到这信很高兴，可是又不肯说出来。您为什么要因自己的感情而感到害羞呢？而且您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。”

“从现在起不许你跨进我家的门槛一步，”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跳起来，气得脸色苍白，“从今以后永远不许你跨进我家的门！”

“再过三天，您自个就会跑来，叫我到府上去的……唉，您为什么不感到惭愧呢？这是您的最美好的感情呀，干吗要为这种美好的感情感到害羞呢？这不是在自己折磨自己吗？”

“我宁可死也决不来叫你！我要将你的名字忘掉！我已忘掉了！！”

她转头急匆匆地离开了公爵。

“即使您不说这话，我也被禁止到府上拜访了！”公爵冲她的背影喊了一句。

什么——！谁不让你去了？”

她顿时回过身来，仿佛有人用针扎了她一下似的。公爵迟疑不定，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回答她；他感到他无意中说了句他根本不该说的话。

“谁不让你去了？”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大叫。

“阿格拉娅·伊万诺芙娜不让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您倒是说呀！！！”



“今儿上午，她让人来说，永远不让我登府上的门。”

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听到这话后呆若木鸡，可是她在思索。

“她捎什么来了？打发谁？又是通过那个浑小子吗？是口信？”她忽然又喊叫起来。

“我收到一封信。”公爵说。

“信在哪里？快拿来！快！”

公爵想了会儿，最后还是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写得十分潦草的字条，上面写道：

“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公爵！在发生了过去种种事以后，假如您还敢冒昧拜访我们的别墅的话，请您相信，即使别人欢迎您，我也坚决不欢迎。

阿格拉娅·叶潘钦娜。”

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思忖片刻；然后猛地冲到公爵跟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拉了他就走。

“快！快走！非快不可，立刻就走！”她叫道，蓦地特别激动，心急火燎地催他动身。

“但是您会让我挨……”

“挨什么？真是个大笨蛋！根本不像个男子汉！好了，现在我就要亲眼看到这一切了……”

“至少也得让我拿顶帽子呀……”

“这不是你那顶破帽子吗！快走！连像样的款式都不会挑！……这是她……这是她在上午那件事以后……在火头上写的，”利扎韦塔·普罗科菲耶芙娜嘀咕道，一面走，一面拽着公爵，一刻也不放手，“今儿上午，我为你打抱不平，说你是傻瓜，因为你不来……不然的话，她决不会写这么封没头没脑的信！一封不



成体统的信！写这样一封信，对于一位高贵的、有教养的、聪明绝顶的姑娘是不成体统的！……嗯，”她继续着说下去，“当然最气人的还是你不去，只是她没有考虑到，给一个白痴这样写是不行的，因为他肯定会从字面上去理解，果然没出所料。你怎么偷听我说话？”她喊道，一下发现自己说漏了嘴。“她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丑，很不见了，这就是她请你去的缘由！她现在肯定会刺你、挖苦你，我真高兴，太高兴了！你也只配人家对你这样。她就爱挖苦人，噢，别提那张小嘴有多厉害啦！……”



第三部



时常有人抱怨我国缺乏干实事的人；比如，搞政治的人很多；将军也很多；至于各种主管，不管要多少，立即可以找到，而且想找什么样的就可以找到什么样的，——但是干实事的人却没有。至少大家都抱怨没有。据说，在某些铁路上甚至连像样的服务人员都没有；在随便什么轮船公司想搞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行政机构，据说也根本办不到。听说，在某地一条新近投入运营的铁路线上，有火车相撞或者在桥梁上翻倒了；也有人报道，在某地有一列火车在积雪的原野上几乎没有过冬；有人刚坐上火车，开了不到几小时，就在雪地里停了五天。也有人说好几万普特的货物堆放在某个地方，等候发运，一等就是两、三个月，在那里霉烂变质，听说，那里有一位行政长官，大概是什么主任吧，因为有一名商店伙计催他快发货，结果货没有发成，却让这位主任赏了两记耳光，事后，他解释这一行政行为乃是因为他“一时急躁”所致。如此看来，国家公务中各类官署之多，令人咋舌；人人做过官，人人在做官，人人想做官，——如此说来，有这么多热心公务的人才，为什么就组织不起一个像样的轮船公司管理组织呢？

人们对此的回答有时候非常简单，——简单到甚至令人无法对这样的解释信以为真。诚然，据说，在我国，人人做过官或者人人在做官，这是模仿最优秀的德国人的榜样，由远祖直至子孙孙，一脉相承，已经沿袭了二百年，——但是做官的人，也即



是最没有实际本领的人，以致发展到，在做官的人中间，甚至在不久前还公认，崇尚清谈和缺乏实际本领，差不多成了最大的美德和对他们的溢美之词。不用多远，我们大可不必议论做官人的短长，实际上，我们想讲的还是那些做实事的人。这时毋庸置疑的是，谨小慎微和完全缺乏主见，在我国经常被认为是一名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最主要，也是最优秀的特点，——甚至一直到现在，大家还这么认为。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一种指责的话，那我们又何必偏偏责备我们自己呢？无论任何地方，甚至全世界，自古以来，都认为缺乏创见是一个干练的、能干的实用人才的第一美德和对他的最佳评语，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永远持有这种看法，除非尚有百分之一的人，过去和现在，常常意见不同。

发明家和天才在开创他们事业之初（也常常发生在最后），经常在社会上被认为最多不过是些傻瓜罢了，——这是一个老掉牙了的尽人皆知的陈腐见解。譬如说，在过去数十年中，大家都将自己的钱存在钱庄，月息四厘，一存就是几十个亿，假如没有了钱庄，由着大家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说，这些成百万、成千万、上万万的钱的大部分，一定会在狂热的股票交易中丧失殆尽，落到骗子们的手里，——这还是顾全体面的做法。确实如此；假如品行端正的谨小慎微和体面的缺乏创见，按照公认的信念，到现在还是我国一员干练而又正派的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的话，倘若猝然加以改变，那就太不成话，也太不顾体面。比如说，一位宠爱子女的母亲，一旦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稍微越出常轨，怎能不感到害怕，同时吓出毛病来呢：“不，宁愿让他规规矩矩，别标新立异，幸福富足地过一辈子，”每一个母亲在摇着自己的孩子，哄他入睡的时候，都会这么想。而我们的保姆